

麦塔斯温哥华售书 活摘器官真相令人震惊



高碑店真言

第 60 期

2010 年 6 月 9 日

多伦多天国乐团给观众带来法轮功真相



麦塔斯在给读者售书签名

《血腥的器官摘取》作者之一——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（David Matas）近日来到温哥华，为推广新书举行签名售书活动。麦塔斯的演讲和新书获得听众和读者的强烈反响。签名售书活动于 2010 年 6 月 2 日晚上

在温哥华市中心公共图书馆举行，许多市民慕名而来。麦塔斯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和另一作者——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·乔高（David Kilgour）所做的独立调查的起因、经过和最后得出的结论。在场听众十分专注地聆听演讲，并在之后继续提问求证。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，对麦塔斯和乔高的义举表示赞扬和敬佩。

麦塔斯说，“调查之初，我们是基于否定的态度的，不相信、不希望确有活摘器官的事情存在，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我们改变了看法。”

麦塔斯在演讲中指，器官移植是中共医疗机构的重要财源，在中国器官移植等待的时间非常短，在其它国家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，在中国却只需要几天。这说明是有一个庞大的提供器官的人群，为了患者的需要而随时被杀害。

麦塔斯说：当然我们不可能得到直接的证据，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已经不在，但是我们采访了许多有关的人。接受过采访的有医院医生、病人、已出国的法轮功学员等等。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和移植器官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，这些器官不是来自器官捐献者，是来自法轮功学员。



二零一零年六月五日，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密西沙加市节日游行，受到沿途中西方观众的赞赏。雄壮的音乐、整齐的步伐让人们感到振奋，不少观众表示要多了解法轮功，开始学炼功法。

来自北京的翟女士带着一对三岁的双胞胎男孩观看游行，她要孩子们对着天国乐团鼓掌。她对记者说：“从怀着这对孩子开始，就看到法轮功的队伍了，每次看到他们都特别的激动，感觉特自豪。他们的队伍整齐、壮观、干净。只可惜在中国大陆他们是受迫害的。其实我已开始在家看有关法轮功的书籍和学炼功了。”

在游行起点，天国乐团的成员在集体炼法轮功功法，吸引了不少参加游行的人士观看。一个“国际狮子队”的负责人过来询问天国乐团的联系方式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我想邀请他们到我们的社区去做功法演示和教功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功法，看上去非常祥和。”◇



洋女婿因为中国大陆丈母娘崩溃了！

“我和妹妹过年的时候，吃着方便面，吃着吃着，就哭了出来...”雯雯回忆着前几年在中国，没有妈妈陪伴在旁的情景，说话声音愈来愈小。

现在的雯雯已经是芬兰人的媳妇，与先生 Tommi 住在芬兰北部一个叫 Sirkkakoski 的小地方，家门前见得到闪闪发光，透着蓝绿色彩的湖泊，与雪白的天鹅相互衬映，依傍着环绕四周的青草绿树，自然的景观美不胜收。

然而这位不到 30 岁的小妇人，无心于浏览周围秀丽的风景，她心系着的，是身处在中国监狱的母亲-陈真萍，“已经半年没有她的消息，她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。”

陈真萍因为修炼法轮功，在 2008 年北京奥运前夕，遭到判处 8 年的有期徒刑，这也是雯雯第 5 次，需要承受妈妈再度被送进监狱的残酷现实。

1999 年北京下令迫害法轮功群体开始，年仅 20 岁的雯雯经历连串与母亲生离死别的情景。有一次警察又到我家抄家，我和妹妹跪下来哭着求他们，不要带

走妈妈，但他们硬是把我和妈妈扯开...”

雯雯小的时候父母离异，母亲陈真萍独自抚养她和妹妹。1995 年陈真萍被诊断出肝癌末期，同时患有大型子宫肌瘤，已经病入膏肓。那一年，陈真萍试图找寻气功治疗，意外在公园发现法轮功的炼功点，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学炼数个月之后，陈真萍又恢复了健康的身体，肝癌和子宫肌瘤不翼而飞。

对于陈真萍来说，是法轮功赋予了她第二次的生命，而雯雯和妹妹则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1999 年 7 月 20 日共产党决定全国性打压法轮功，陈真萍，这个因为法轮功而受益的修炼者，想同中央政府澄清事实，讲述法轮功被误解的真相。但是，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，被扔进了监狱。

20 岁的雯雯从那时候起，担起母亲的角色，一人攒钱抚养年幼的妹妹。“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妹妹整天哭，喊着要妈妈，带给她的创伤可能比我还大。她现在听到警笛，看到警车都会心慌、害怕。”(转下页)



图为陈真萍修炼之初所照。雯雯描述，当时妈妈因为肝癌，满脸黑斑，照片中看得见妈妈的黑斑明显散去

（接上页）“我年龄也小，我去上班的话，妹妹在家也没人照顾，她年纪更小，我们相差 9 岁，但是家里没办法...”雯雯忍着没有掉泪，语带哽咽说得断断续续。”后来我尝试卖衣服做生意，借朋友的钱做生意，维持家里的开支。”“在家的时候经常哭，常常是吃着饭吃着饭，我们就哭了。”

陈真萍当时在广东中山环城监狱，被迫待在 35 至 38 度高温的房间里，手工制作出口海外的工艺假花，如果一天达不到牢头规定的数量，就要受到鞭打和辱骂。“她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我几乎认不出是她。”

“我后来生意做得愈来愈好，还开了分店，攒了点钱，因为那时很恨他们，曾经想过，要雇凶手杀了那些抓我妈妈的人。”

雯雯的花样年华，都在担心受怕的情况下度过，她和妹妹被人跟踪、监视、监听；母亲陈真萍有时短暂的获释，留给她的也是充满伤痛的记忆，“她在监狱里因为牙齿被狱警撬裂，很容易牙齿，「蹦」，就掉了一半，她常常吃着东西，下嘴唇被牙齿裂开的地方割到，流血了，她都不知道，自己都麻木了，她自己长期在监狱习惯了，还继续吃。”

胡振春被绑架

2010 年 5 月 30 日傍晚，大法弟子胡振春在回家的途中被高碑店北城派出所恶警绑架，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高碑店看守所。正告高碑店所有警察：立即悬崖勒马，不要再助纣为虐，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胡振春。你们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，残害无辜、天理难容！

2001 年到 2002 年之间，陈真萍再次被捕，被送往洗脑班「转化」，要求她放弃修炼法炼功。在里头，她曾经遭受四名警察同时暴打，但他们巧妙地避开了脸部，拳打脚踢直到陈真萍呼吸困难，肋骨断了二根。”他们让妈妈躺在床上，然后请来电视台和郑州报晚的人，洗脑班校长和社区办的人就出现在镜头前，拿着鲜花水果，说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如何好，春风化雨转化了，这些人练功练成这样（实际陈真萍是被打得起不了身），他们还是一样照顾...”

雯雯的妹妹，在学校上学时，也饱受了委屈和羞辱。”小学开批斗会，批斗她啊，不让同学跟她交朋友、玩啊，到初中时也一样，等到中专时，她因为在学校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，被退学了。”

一波波的冲击与现实的反差，时常令雯雯感到绝望和愤怒，情绪到达满点沸腾，她恨，她怨，想破口大骂，甚至想雇凶杀人，直到她真正步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门。

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恨和怨一点用都没有，只有善能救了人。”雯雯平稳坚毅地道出她的想法，昔日愤世嫉俗的那个小女孩已经蜕变了。2004 年的春天陈真萍第四度被捕获释，出狱后的她开始陪着两个女儿学法炼功，雯雯在那时，找到了心中的平静与祥和。

因为修炼法轮功，从法理中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“无怨，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这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教导我们的。”“即便共产党做的事如何邪恶，我也知道不能以暴制暴，只有和平理性的向世人讲清法轮功被打压的真实情况，才能让世人接受和了解，站在正义的一方。”

2004 年对雯雯而言是蜕变的一年，也是在那一年，雯雯找到了生命中的伴侣，在中国与现在的芬兰丈夫 Tommi 相识，隔年两人在母亲的见证下订了婚。2008 年 7 月 8 日，雯雯来到芬兰探望 Tommi 和他的家人，两人也准备在芬兰结婚。但欢乐愉悦的气氛很快就变了，在雯雯抵达芬兰的第二天，陈真萍再次被抓了，理由是「她威胁了北京奥运」，判囚 8 年刑期。

“我没有崩溃，Tommi 崩溃了，他那时天天哭。”雯雯的“他”，

是一位善良、敦厚的芬兰人，在芬兰自由的国度里，他无法相信有人因为信仰，遭到无端的伤害，而且过程是如此地残忍与黑暗。“其实他以前受邀到中国工作，刚去就被骗了，他还曾经想过买房在中国定居，但住了几个月就受不了中国的社会。”在那里，有着太多 Tommi 不能理解的事情。

雯雯变成了 Tommi 的精神支柱，他在雯雯的帮助下逐渐坚强，Tommi 主动联系了芬兰媒体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故事，发生在中国角落的真实。在这之后，芬兰北区的最大报社 Lapin Kansa 来到 Tommi 和雯雯的家中进行采访，大篇幅刊登雯雯在芬兰营救母亲的故事，同时报导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秘密活摘器官的事情，而另一家 POHJOLAN SANOMAT 报社，整版转载了这个消息。

国际人权组织「国际特赦」驻芬兰的分社，连续为雯雯发布二次全球紧急营救信件，希望陈真萍能尽早走出牢笼。芬兰的国会议员，以及芬兰国会人权主席，都为陈真萍被捕一事，致信中共政府，表达他们的担忧。

陈真萍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的头几个月，狱方允许雯雯的妹妹前往探视，不过之后拒绝任何人与陈真萍接触，雯雯寄去的生活费也被退回。自 2010 年年初至今，雯雯再也没有妈妈的丝毫消息。

“去年最后一次知道她的消息，是一位朋友通过关系见到了我妈妈，他告诉我，她连内衣裤都没有得穿，也没有鞋子，光着脚。在这所监狱的门口，挂着的却是「新乡市制衣总厂」的牌子，我真的非常担心在中共政府暴力和奴役的折磨下，她能否活着走出监狱，她今年都 60 岁了。”

接下来妳有什么打算？“我能做的，就是让全世界人知道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事实，我想让愈来愈多的人知道，曝光这些事，让这场迫害被制止。我没有时间难过，我只能站起来，才能帮助更多的人。◇



Tommi 和雯雯相互扶持，一同营救母亲陈真萍